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
儿童文学原创书系



SHUXINGXING
DE HAIZI

数星星的孩子

马金莲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

数星星的孩子



SHUXINGXING DE HAIZI

马金莲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 马金莲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数星星的孩子 / 马金莲著. —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3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 / 张锦贻主编)

ISBN 978-7-5315-7044-8

I. ①数… II. ①马…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96662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张国际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发行部电话: 024-23284265 23284261

总编室电话: 024-23284269

E-mail: lnsecbs@163.com

<http://www.lnse.com>

承印厂: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朱艳菊

责任校对: 赵志克 王 维

封面设计: 精一绘阅坊

插图: 精一绘阅坊

版式设计: 精一绘阅坊

责任印制: 吕国刚

幅面尺寸: 165mm × 230mm

印 张: 19.25 字数: 218千字

插 页: 8

出版时间: 2017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15-7044-8

定 价: 29.5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南到北，自东及西，五十六个民族，或聚居，或杂居，世世代代，勤勤恳恳，辛苦劳作，交流互融，共同创造了繁盛的中华文化和东方文明。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就是中华文化乃至东方文明宝库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之所以说它极为重要，是因为各民族一代代人最早接受的思想熏染和情感陶冶，就来自民族儿童文学。民族儿童文学，寄寓着各民族长辈们对新一代人的热切期盼和殷切希冀，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文化精粹自然地深藏其中。在历史前行、时代发展中，民族儿童文学就成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独特积淀和独特符号；在民族文化的传承、光大过程中，这一积淀更为厚重，这一符号更显美妙。

而在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中，少数民族儿童小说，以其曲折感人的情节、优美动人的语言，格外受到欢迎；更因其对不同年代各民族儿童生存状态、生活状况的深切审视和深刻把握，对不同时期各民族地区社会变革、时代变迁的真切反映和真实折射，而具有恒久深远的艺术生命力。因此，它的发展势头好。少数民族儿童小说的单行本或合集时有出版，但聚焦于各民族少年儿童品性养成、品格形成的经历，专门描述不同民族少年儿童成长、成才故事的书却非常罕见。原因之一，大概在于潜心深入不同民族儿童的现实生活，本身已不容

易，深入之后再要有非同一般的发现和表现，就更有难度了。如今，长期关注本民族儿童文学的南北方十个民族中的十位作家，知难而进，扎根本民族生活土壤，洞察本民族儿童心理状态，创作出关于本民族少年儿童的独特生活和美妙成长的长篇小说。这是一次费时久、思虑远、意义深的民族儿童文学实践。关键在于，这一儿童文学实践独辟蹊径，与众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揭示民族性在社会变革中的生动和丰富——因为是由长期生活在本民族中间、真正体验了本民族儿童思想情感的本民族作家所写，能写出体现在少数民族儿童身上的民族心理素质的新的发展和变化，能写出不同民族心理状态的美妙呈现和微妙差异。

（2）显示原创性在艺术创作中的独特和鲜活——因为这十位民族作家，既积累了一定的创作经验，又能朝气蓬勃地站在新时代的前沿，在民族文化的熏陶和现代意识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独立、自由的个性化精神，并具有一般意义上现代性精神的光辉和神采，因而就能够着眼于当下的现实，反映历史的真实，并由此呈现出民族性格的独异、儿童品格的独一、作家风格的独到。

（3）展示宏观性在儿童天地中的广阔和深邃——因为是长篇，是要书写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少数民族儿童的现实。少数民族作家们，尤其是中青年少数民族作家，不久前才从童年、少年中走出来，童情童趣还在他们心中流淌着、印记着，这就能够在广阔的层面上写出在不同少数民族儿童天地中蕴蓄着的人性的真、人情的善、人心的美。自然，十个少数民族的十位作家，还只是写了十个民族的儿童成长的长篇故事，而且，这十个长长的儿童故事的时代背景也并不一样。但写这十本书的作家由于立足于不一样的地域，选取了不一样的角度，选择了不同的切入点，恰好使不同民族的读者感触到南北方民族地区的风土气息、生活氛围和文化品质。这是一种过去很难见到的、很典型的、透视着各民族现实空间各维度的广阔的民族儿童生活场景。在这种场景中，看似极琐细的小孩子过家家、本族人改旧俗、汉族女教师来支教等，与足可写入大书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体制的推行，

进入新时期以后民族教育的推进，跨进新世纪之初宗教文化的推究等大话题，都得到了同等翔实、同等温婉的追述和描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十本由十位少数民族作家分头创作的儿童长篇小说，都保持了本民族传统上为儿童讲故事似的从容晓畅、活泼风趣，以及一地一腔、一族一调的极具个性化的细腻清丽、俏皮隽永，让人从中着实感受到南北不同民族的不同风貌风情、别样童思童趣、殊异情韵情致；也分明聆听到不同少数民族儿童在新的时代里渴求知识、渴望上学的心声，在全球化语境中，回归传统、回望亲情地呼唤他们各自独特的艺术构思和美妙的文学表达，在相互衬托和比照中交相辉映，具体、真切地昭示着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与地域性、时代性、儿童性的交会、交织及交融。小说也最实在、最深沉地反映着儿童文学民族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概念，而是在时代猛进、生活巨变中不断地发展和丰富。不仅呈现出少数民族儿童长篇小说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吸引力，也使民族儿童文学理论更充实、更完善、更具活力，更令人感受到民族性中那股民族味儿的醇厚、醇烈，感觉到原创性中那些民族题材的扎实、厚实，感悟到宏观性中那些少数民族儿童形象的独一无二。显然，这十本少数民族儿童长篇小说，为这套“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以下简称“书系”）开了个好头。而更为可贵的是，这一由本民族作家写本民族儿童独特生活和美妙成长的原创长篇小说书系，无论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第一次。这对于推动、促进中国民族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对于充实、兴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文本艺术，具有无可替代的开拓意义和美学意义。

这套“书系”的开拓意义和美学意义，不止于此。

2016年，人类历史进程中又一个新纪元已经走过了将近六分之一的时光，当代的文化背景已与此前迥异。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使中华文化的影响面更加广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真正平等，使各民族的文化自信持续增强；民族作家就以更加开阔、开放的视

野思考民族儿童文学的现代性进程，自觉地使现代性灌注于民族性之中。可以看到，他们脚踏民族大地，努力勘探独属于本民族儿童的文学素材，并向民族文化传统深层复归，重新发掘少数民族儿童小说自身的魅力内涵，在题材提炼、人物刻画、文本形式、美感神韵等方面体现出不同于以往少数民族儿童小说创作的新品格，又共同呈现出不同少数民族儿童成长的殊异的文学景观。如《数星星的孩子》中写于旱西部偏僻贫穷的回族村庄里，在浓郁的伊斯兰宗教习俗中生长的回族儿童的善良禀性和朴实品行；《淘气的小别克》中，写大西北极度寒冷、满目枯黄、空旷辽远的牧场上，在顺乎上苍、适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游牧文化熏陶中成长的哈萨克族儿童的大爱心地和勇猛行为；《黑眼睛 蓝眼睛》中写大兴安岭荒凉幽深的多民族聚居的河岸沟口里，在扭曲的“文化大革命”浩劫和热烈的国家建设进程中相会的蒙古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儿童的正直情怀和互助行动；《白鹤少年》中写丘陵起伏淳朴清朗的土家族寨子里，在浓郁的满寨土家歌舞和普及民族教育的生活氛围中成长的土家族残障儿童的不屈意志和持续努力；《牧云记》中写大山深处遥远闭塞的藏族乡野里，在原始的家族维系、神灵永在的天然境况中过来的藏族儿童的虔诚信念和向上心怀；《江水静静流》中写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依山傍水、清秀明丽的壮家小村子里，帮父亲养蜂烧炭并坚持上学的壮族少年的自强本性和进取精神；《背孩子的女孩》中写中缅边境温和秀丽的景颇族大小竹楼里，在子女众多、自给自足的生活中自由长大的景颇族儿童的传统道德和美好情操；《阳光无界》中写西南边陲多依河畔多依树花开雪白、蜂蝶纷飞的多民族杂居的波安镇上，拉祜族少年与连寨相邻的傣尼人和傣族、汉族少年，与隔河相望的缅甸缅族少年和睦共处、倾心相助的博爱胸襟与和平理想；《蒲河小镇》中写满族聚居、风习依旧的辽东地区山坳小镇上，养羊养猪、崇牛崇巫的满族孩子同情和友爱、悲悯和救助的同心同德和善心善意；《绿叶》中写原野辽阔、森林遍布的广袤西部大地上的新兴都市里，两代人都能够受到较完善的文化教育的维吾尔族家庭里，在时代变迁、生活变动、观念变革中

大的维吾尔族儿童的纯真亲情和至诚爱心，等等。这些作品都明显地透视出，少数民族作家们在新世纪仍然将眼光和笔力集中于本民族广大儿童居住的乡村牧野，把这些村野作为少数民族儿童生存和现实民族进步的一个缩影，由此写出南北方不同少数民族儿童的心理特质，塑造出独具个性的少数民族儿童人物形象，并将不同民族地区中几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情思逼真生动地展露出来，从而反映出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儿童成长的精神遭际与实际困境，也反照出一个时期、一段历史。而从中涸漫出的，又正是少数民族作家们不动声色却精湛独到地刻画少数民族儿童精神面貌、文化心理的敏锐和细腻，是他们不做渲染却俏皮幽默地勾勒少数民族儿童所处社会、周边人际的机智和婉约。他们以儿童视角看待生活，以稚诚情愫触摸人心，又以历史眼光判断现实，以天真心灵抒写感受，更以各自独特的民族民间形式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广大的少数民族村野的现代化转型，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一转型波及中华大地各民族儿童的成长，自然就涉及社会的深层变革和变动。显然，这十本少数民族儿童长篇小说，看似只写了不同民族儿童在生长、成长中的平常、琐细的生活故事，少数民族作家们却在这些平常、琐细里藏匿着少数民族文化的底蕴和时代精神的特征，而且由此塑造了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活生生的少数民族儿童人物形象。可见，少数民族作家们所写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讲少数民族儿童的故事，而是一次有深度、有力度的精心的艺术构建。我们常说儿童文学是浅语艺术，是爱与美的文学，当然是对的。但这套“书系”着重追求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力度，追求儿童文学民族性的丰富、充实和民族儿童文学当代性的厚重、扎实，既标示着当代民族儿童文学的美学价值和审美取向，更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领域中的深入、深层的艺术创造和艺术开拓。

这套“书系”的开拓意义和美学意义，还不止于此。

置身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作家们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和表达，常常有意无意地被简化和归化成大家都习惯的样式，以至于常常

在众声喧哗中淹没了自己与大家不一样的声音。

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中用自己的声音作为民族文学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中作家将历史场景和历史事件都归结到个人感受、个人书写的层面上，将书中布局和书中人物都归置于个人感触、个人审美的表达上，然后予以细节饱满的立体化呈现。其间，生活细节的细巧与细腻，人物形象的丰满与丰厚，全都倚仗着作家在语言方式上的革新与创新。

写这十本书的十位少数民族作家，有的用第一人称，有的用第三人称，但都采取本民族儿童的视角。他们努力摆脱国人习以为常的儿童腔调，尽量避免千篇一律的长者口吻，也着意躲开陷于模式的习惯叙述，对本土本民族语言特质和样式进行有意义的挖掘和探索。比如读回族作家马金莲的小说，就能明显地察觉出作品语言的异质。无论是描绘自然图景、描述生活情境，还是描写宗教礼俗、描叙儿童嬉戏，都灵动地吸纳了当地民族民间的方言土语，却又刻意地扬弃了那些艰涩难懂、很迂很别的词语。作家借助渊博的民族传统资源激发想象力，以活泛的话语形态揭示新的创作可能性，并予以整合和提升。在《数星星的孩子》中，她摒弃了渲染、悬疑等流行体语式，一反自己以往的凝重、深沉的语言风格，以伊斯兰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主麻日、圆白帽、做礼拜——打头，除了开头第一句以前也曾用过以外，其余语句大量运用本地口语与文学语言杂糅的方式，来了一次有意识的儿童文学书写。文中有意识地写到回族小孩子的经名、小名，写到他们的玩耍、玩逗，都使儿童长篇小说语言的民族化与规范化交叠一致、儿童性与文学性浑然一体，使整部小说既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民间气息，又显示出鲜明的儿童文学民族性与历史性、现代性的相与和交错。又比如读藏族作家觉乃·云才让的小说，能突出地感觉到儿童文学语言的灵性。无论是描绘草地云霞，描述牛毛帐篷，还是描写藏传佛教，描叙游牧儿童，都通过“我”——小扎西——的所思所感，以藏地儿童特有的懵懂而淘气、敏感而单纯、执拗而稚拙的语

言风格，以藏人山野的率直和对宗教的虔诚的叙事风貌，昭示出藏族新一代人自然、素朴的文化心理和求新、奋发的精神气场，也隐示着藏人的言行举止、儿童的思绪情愫与神灵的种种关联。神灵，作为一种宗教文化，浸渍于小说的行行段段，洇漫在行段的字字句句。可以看到，藏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有着对神灵和宗教的尊重与敬意。正因为如此，小说语言才呈现给读者以奇异的民族色彩和新鲜的艺术陌生感，使儿童长篇小说语言的民族化与世俗化交互统一，儿童性与文化性水乳交融，并使整部小说具有一种神秘神奇、神奥神妙之美，更显示出鲜活的儿童文学民族性与艺术性、情趣性的相融、交合。而在读哈萨克族作家阿瑟穆·小七的作品时，又明显地感觉到，作家在描述一个清纯无邪、稚气可掬的牧人家小孩子在广袤无际、天地接壤的大牧场里天性自然、自由自在的那种清纯、朗然的语调和无拘无束、直率的气息，感受到哪怕是在一件最最微小的事情上、一个顶顶不起眼儿的场合里，也都能让人清晰地分辨出小主人公稚嫩的话语声，看到他满怀好奇、一刻不停的别样的身影。小说语言因此显现出活泼的、哈萨克族儿童特有的放任不羁的意趣，传达出深邃的儿童文学民族性与文学性、地域性的相互映照、交辉。但当读着蒙古族作家陈晓雷的作品，却会在人口稀少、民族杂居、林地坎坷、天气酷冷的山沟里领略到，于明丽清新的大自然和闭塞滞后的人文状态中长大的不同民族、不同家庭、不同遭遇的小孩子的不同言语、不同性情和不同作为，字里行间充溢了浓烈的蒙古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儿童的浑身豪气和满襟志气，弥漫着浓烈的历史正气和时代英气。小说语言又由此表现出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儿童独具的倔强、痛快、说话追根、做事彻底的性情和情趣，展露出开放的儿童文学民族性与时代性、社会性的相互对照和交会。如果接着读壮族作家黄钺、土家族作家苦金、拉祜族作家李梦薇的作品，又会发现，华南、中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虽和汉族世代杂居、长年来往，深受汉族风习影响，但无论哪个民族的少年儿童，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仍各有各的脾性和气度。如壮族人对少年的昵称、对事物的另

称，以及对别地人不知而当地人熟知的竹子、蜂子、鸭子等的言说情状和表述情态的殊异、别异；如土家族人对传统歌舞的格外痴迷和一心推崇，以至写出连残障儿童都能心领神会、连汉族女教师都会神移心动的真切、深切；如拉祜族人对先祖先宗开拓创业的顶礼膜拜，对山泉山溪赐惠众生的全心崇敬，从而写出拉祜族孩子自小就能郑重对待每一个汨汨泉眼、每一条潺潺小溪，就能始终维护至尊亲情、至诚友情的拙朴、质朴，都令人从中体会到民族情味、气韵，也极显民族心理差异的细小、微妙。所有这些，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但少数民族作家们却以精湛的小说语言，表现出南北各族儿童坚毅、勤劳、孝顺父母、诚信待人的德行和脾性，展示出蓬勃的儿童文学民族性与乡土性、现实性的相互衬托和交叉，等等。

显然，这十本少数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因各民族语言风格的迥然不同而显示出儿童文学民族性的复杂、丰富。而细细地体察和考察，各民族儿童文学语言所表露的情味、所表达的情调，又正是少数民族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思维、思想状态，是学术、艺术修养的最直接、最具体的显现，这正是民族作家充分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尽情表现自我的审美个性、审美趣味的最天然、最本真的呈现。这十本书中所运用的各民族语言，或质朴、精准，或奇异、利落，或耐心、蕴藉，或轻巧、幽默，或古朴、文雅，或跳跃、有趣，等等，都显示了本民族儿童生活的与众不同，显示了本民族儿童气质的独一无二。

显然，民族儿童文学的“民族语言”，并不只是在作品书写的层面上，而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意识、思维方式、审美习惯、艺术表达的综合呈现，是少数民族作家世界观、价值观、民族观、儿童观的生动体现，是民族儿童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很明显，这十本少数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复归到“语言的艺术”，又正是拓宽、拓展了民族儿童文学所及的艺术空间，推进、拓深了民族儿童文学自身的美学意义：

（1）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十本少数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是少

数民族作家生命记忆和童年体验的审美表达。其间必然有着民族抒情传统、诗性文化的质素，有着当下儿童情趣、天真心声的质感。民族文学语言的古朴、质朴因新儿童的蓬勃生气而重新鲜活并完美展现，新的儿童文学语言因浸渍了民族悠久的历史、悠远的文化而更显优雅并恬美，从而使特定民族儿童文学的诗意美因少数民族儿童情愫的稚拙美而独具一种无比清纯的美感。

(2)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十本少数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既不失民族文化寓意和本土地域色彩，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元素细密地缝合于文本内。其间自然有着民族道德传统、宗教文化的因素，也有着西方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各式先锋潮流的冲击。民族文学语言的奇诡、绮丽因全球化气势的咄咄逼人而更显得意义卓著，新的儿童文学语言因渗透了先进文化意识而更觉得意味深长。这就使民族儿童文学的哲理美因时代的迅猛发展而别有一种无限的深邃美。

(3) 从特殊意义上看，写这十本少数民族儿童长篇小说的十位少数民族作家，都在创作中充分挖掘民族母语的特色和韵味，让民族文学语言传统独有的直觉呈现性、表里穿透性，以及运用中的高度灵活性、内在丰富性完全展露出来，使作品语言以一种极具民族神韵的原生态的形式呈现出来，有一种流畅而蕴藉、夸张而真实，亦神秘亦平凡、亦文雅亦随俗的叙事效果；使民族儿童文学的本真美因民族性的格外强调而更显一种无尽的韵致美。显然，这十本少数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中对民族文学语言的用心提炼、细心探索，既更新了新世纪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叙事风貌，更充分地表现出中华各民族新一代人对民族文化和生活现实的审美体验和美学情趣，它在民族儿童文学领域所呈现出的民族性、本土性、当代性、童稚性相糅合的奇妙状态，巧妙地显示出儿童文学民族性研究中深远的开拓意义和深刻的美学意义。

这套“书系”的开拓意义和美学意义，自然还不止于此。

十位作家写了十本书，各写各自熟悉的生活题材，各取各自擅长

的艺术方式，各用各自喜爱的创作手法，各采各自日常的民族语言。说是“百花齐放”“群芳斗艳”，或者说是“万紫千红”“花红柳绿”，似乎都不为过。应当特别提到的是，有的作家在艺术表达上，常常别开洞天而别有一种妙趣。如《淘气的小别克》的作品语言，虽是哈萨克族幼儿的心声，也是少数民族儿童文学艺术创造的呈现；《蒲河小镇》的书“角色”，既是满族生活的实际反映，又是精心结构的艺术表达；而《绿叶》的故事布局，既是当下维吾尔族聚居区城市化进程的一个侧面，又是在此进程中少数民族儿童民族心理状态变动的一个映象。令人意外的是，一个现实的故事，竟插入了幻想的情节，而且一贯到底。

显然，这套“书系”试图以回归和创新的双重姿态建构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新面貌。少数民族作家们对现代儿童生活的再深入、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再创造、对民族文学语言的再熔铸，都因为鲜明的民族化、本土化倾向而凸显出独异的审美视角和独特的美学视野。

“书系”的开拓意义、美学意义以及由此生发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的各种可能性就在其间倾泻而出。当然，面对少数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中的种种“第一次”，面对一些人数较少、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作家的种种“突破”和奋进，我们不应当苛求，而是应当抱有更大的希望。这就如，树的种子已经播撒在民族大地上，一棵棵小树已经从山坡上、山脚下长出来，小树就会长成树林；一只只幼畜已经在广袤的牧野草原上生养繁殖，它们就会长大、壮实。

期待着，努力着。

张金岭 题

「目录」.Contents·

第一章	挂在杏树上的孩子	001
第二章	麦子黄了	018
第三章	贼出没	055
第四章	我们的秘密	081
第五章	看麦场的人	111
第六章	早谢的花朵	136
第七章	半夜黑影	160
第八章	捉鬼记	191
第九章	我们的节日	232
第十章	数星星的夜晚	268



第一章

挂在杏树上的孩子

中午的炎热无处不在。阳光落下来，院子里、墙头上、屋檐上、树叶上都铺了一层。阳光在不同的地方呈现出不同的形状，院子里白花花的，墙头上毛茸茸的，杨柳、杏树的叶面上斑斑点点，支离破碎。小花园里的灯盏花受不了骄阳的炙烤，一朵朵蔫蔫地垂下了小小的圆脑袋，像受了批评心里正在难过的孩子。

今天是主麻日。爷爷顾不得炎热，取下干活儿戴的草帽子，洗完小净，戴上了收藏在抽屉里的圆白帽，去清真寺里做礼拜。

爷爷前脚走下家门外的那道土坡，我的尕蛋巴巴^①后脚紧跟着就把自己高高挂在了那棵叫蛤蟆头的杏树上。

大门口的麦场边一溜儿长着五棵杏树。蛤蟆头在最中间，属

^①尕蛋巴巴：尕蛋是回族人常用的名字。巴巴，西北回族对辈分稍长的男性的尊称。这里指叔叔。

于最高、最大，树龄最老的杏树。

它像老人一样衰迈，腰身都开始下塌了，粗壮狰狞的躯干部分向着地面往下弯，这弯度在一天天、一年年地增加。

我们这些贪玩的娃娃根本发现不了这些细微的变化，但是大人发现了，还提出警告，要我们以后尽量少上这棵树，免得增加它的负担，加快下塌的速度。

“尕蛋，尕蛋，你下来，谁叫你又爬上去了？快下来啊，小心叫你爸看着了打折你的腿子！”

奶奶仰起头，目光穿过重重叠叠的树叶和藏在树叶背后害羞一般红了半边脸的杏子，终于捕捉到她小儿子那精瘦精瘦的身影了，声音里带着责备和怜爱，命令他下来。

这样的命令其实一点儿作用都没有，尕蛋哪里会怕她呢？一点儿都不怕。他更加起劲儿了，故意摇晃几下腿子，那细溜溜倒垂的腿子就在清风和绿叶之间打起了摆子。杏树枝叶繁茂，圆桃形的叶子再也不能保持静默，被他的光脚片子踢打得晃荡起来，发出一片响亮的沙沙声。

奶奶抬起手，把捏在指缝间的针贴着帽檐前面的额发长长地抿一下，针尖被磨出了一缕亮灿灿的光。她熟练地缝补着那个抱在怀里的驴拥脖^①。

“这个杏树啊，迟早要被你们几个给压断塌下来。”奶奶惋惜地叹了口气。

我和赛麦姐姐不说话，只是抿着嘴巴笑。我们刚从后山放羊

① 驴拥脖：西北方言，套在毛驴脖子上，防止干活时摩擦产生疼痛的一种农具。

回来，甩着一双脚板跟在羊群后面整整跑了一早上，这会儿累得脚踝骨都要断了，谁也没有力气再去爬树。要是在平时，挂在树上的孩子当中，自然少不了我们这一对小姐妹。

这不，不远处，二奶奶家的门口也坐着一群纳凉的人，大人在树下顺便做些缝缝补补的事儿，娃娃也是挂在树上的。

再往里走，第三家是三爷家。

三爷的两个儿子大拇指和小拇朶也把自己挂在了他们家门口那棵杏树上。

奶奶老远瞅见了，赶忙喊：“那棵树才长大，树干太细了，你们两个快下来，小心拉断树头跌下来。”

那两个远比我们调皮好几倍的秃小子才不会听奶奶的呢，大拇指嘴里发出嘻嘻嘻的笑声，那脏得发黑的脖子扯得长长的，喊：“大娘大娘，你吃杏儿吗？我揪了个黄的！”

他弟小拇朶不服输，尖声尖气地喊：“大娘别吃他的，他哪里能揪到黄的，他一个小胖子，往高处爬树梢子嘎巴嘎巴直响！我手里这个才是最黄的，你吃吗？”

奶奶摇摇头，真是拿这些娃娃没办法啊。

他们最怕的是爷爷、二爷和三爷，可是男人们这会儿都去寺里做礼拜了。

他们现在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猫儿走了，老鼠反了。

蛤蟆嘴树梢上的朶蛋巴巴瞅一眼远处那两个小子，看到他们爬得和自己一般高，他不服气了，对他们有意见了，干脆摘一片树叶噙在嘴角，吸一口气，鼓着腮帮子吹起来。